

梭拉蔻

張 登 平 著



上 海

創 造 社 出 版 部

1 9 2 8

CURAÇAO

(寇 拉 棧)

目 錄

梅嶺之春	I
CURAOAO	39
末日的受審判者	97
聖誕節前夜	133
密約	196
雙曲線與漸近線	211
愛之錯點	233

梅 嶺 之 春

一

她的住宅——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。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。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，太陽初昇時，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。塔的年代很古了，塔壁的色彩很蒼老，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，剝落得凹凸不平，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。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梅樹，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。梅花固然早謝落了，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。

朝曦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。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，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

家。她站在門前石砌上，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。

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。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，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。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，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，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南移動。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。

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。農忙期內，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。過了農忙期後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，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。

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，帶一把砍刀，一把手鐮，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。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鄰村去了。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——其實是她婆婆——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。可憐她，還像小女兒般的她，前年冬——十六歲的那年冬，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。

“啞啞啊！我的寶貝睡喲！啞啞啊！我的乖乖睡

喇！”她赤着足，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餵乳給她的孩子。

鄰村的景伯姆，肩上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。

“段妹兒，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？”她的生父姓段，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。

“早就想替他斷奶。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，所以終沒斷成功。”

含着母親的乳房，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，忙睜開圓眼睛，翻轉頭來望景伯姆。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，“唉，呀呀！唉，呀呀！”的呼着。景伯姆也跑了過來，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。

“乖乖！你這小乖乖！你看多會笑。乖乖幾歲了？”景伯姆半向她，半向她的小孩兒問。

“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，景伯婆。”村裏稱黑兒滿

了一週年爲“對了歲”。她笑着說了後，若有所悵觸，嘆了一口氣。“歲月真快過呀，景伯姆。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，那裏知道自已的老大。”

“這不是你們說的話，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！你們要享後福的，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。”景伯姆一面說，一面攬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。

“景伯姆，看田水去麼？我送你一程。”她抱着小孩子跟了來。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。

“是的，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，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。我想把堤口鋤開些，放水出去。”

“你太多錢了，買田買過隔村去。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。”她且說且行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。她不敢再遠送，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。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，“唉的，唉的”的叫着要跟去。

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，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了。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

了一回神，才半似自語，半似向小孩子的嘆了一口氣。

“怙兒——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——怙兒，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，你還記得麼？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，你也記得麼？”她說了後，覺着雙目發熱，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。

對岸農家的鷄在高聲的啼，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。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：

“蓬辣灘頭水滿隄，迷浪山下草萋萋，暫時分手何珍重，豈謂離鸞竟不歸。”

“共住梅江一水間，下灘容易上灘難，東風若肯如郎意，一日來時一日還。”

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，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——刻骨的悲切的追憶。她望見岡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煙，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。

二

怙兒的來歷的祕密，不單她一個人知道，她的丈

夫當然知道的，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，爲了種種的原因，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。

她的乳名是保瑛。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，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，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。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，從前也曾設過蒙塾爲活，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們的壓迫，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。像她的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。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，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童養媳了。

魏媽——保瑛的婆婆，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姊，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。魏翁太吝嗇了，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，他的兒子——保瑛的丈夫——生下來不足半年，他就棄他的妻子辭世了。丈夫死後的魏媽，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。泰安斷了奶後，魏媽是很寂寞的，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，聽見她要把保瑛

給人家做童養媳；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，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。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，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了。

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。魏媽在田裏工作時，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堤上要。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，段翁夫婦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。魏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，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，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，她只得聽她的童養媳回娘家去了。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，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。保瑛住娘家後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平和的農村裏來。

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，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。保瑛十四歲那年冬，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畢業了。這八

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，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。高等小學畢業後的保瑛姊弟再升進中學否，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。

“姊姊，你就這樣的回家去，不再讀書了麼？”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。

“夠了，夠了。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！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。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。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人幫手。”

褲腳高捲至膝部，赤着雙足，頭頂戴着一塊圍巾，肩上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糞水桶：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——保瑛每次向農村去，看見了會吐舌生畏心的生活。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，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，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。

“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，就叫姊姊進去罷。”

“再讀也不能畢業了。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，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，不必再讀了。”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。

“不畢業有甚要緊！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！”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。

“她既然執意要讀，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。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，但有時不能不利用。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，不單可以免學費，還可望教會的津貼。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教爲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。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，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，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，月薪六十五塊大洋！大洋嚟！他在巨市的教會大學——濫收中學畢業生，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——四年間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。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，教會資助他們的銀，所以不惜昧着自己的良心做僞善者。其實那一個真知有基督的。他們號

稱學士又何會有什麼學問！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，說什麼高深學問！但他們回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。真是聾子不怕雷！這些人的行為是不足為法的，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，心裏不信就夠了，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，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。這就是孟夫子所說‘權’也者是也。”

“是的，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。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——差她家的章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代她看小孩子麼？她說瑛兒若慢回壩家去，就到她家裏去住，她家離教會和學校不遠，日間可以上課，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。”

“有這樣好的機會，更好沒有的了。瑛兒，你願意去麼？”

“……”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。

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“嫡堂”，“從堂”這

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。他們的血統關係是“他們的祖父們是其祖父的兄弟——嫡堂兄弟。”

“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，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。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，你總得忍耐着。吉叔母倒是個很隨和的人，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，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，”保瑛初赴吉叔家時，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。

“吉叔父——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，聽說他祇三十三歲，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”保瑛在途中擔心的是吉叔父。“真的是可怕的人，也就少見他罷，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說話。

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，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。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。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。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。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

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。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，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。最後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。經白人十餘年來的經營，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沖積地，至今日變為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。

“科學之力呢？宗教之力呢？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。但吉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。”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，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。

三

最先出來迎她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琇，今年四歲了。其次出來的是章媽。章媽說，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。章媽又說，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，同房裏去午睡去了。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。

“謝謝你，我吃過了來的。”保瑛攜着保琇的手跟

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。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。

“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？”保琇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，常到保瑛那邊去耍，今見保瑛來了，靠在保瑛懷裏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。

“是的，琇弟！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。你喜歡麼？”

“啊！喜歡，大喜歡。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。媽媽是不和我頑的。”

“啊啦！你聽，瑛姑娘！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。”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。

“瑛姑娘，你今年多少歲了？十六？十七？”

“你看我那樣多歲數，章媽？”保瑛臉紅紅的。

“無論誰看來都要猜你是十七歲。至少十七歲！”

“十五歲喲，章媽，我是年頭——正月生的，才滿十四歲喲。”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了生理的

變化 禁不住雙頰緋紅的。

“我不信，祇十五歲？”

“真的璞兒今年才十五歲。”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——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。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。行近來時，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，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。

“章媽說你頭暈，好了些麼，叔母？”

“中飯後睡了一忽兒，好了些了。”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髻裏去搔癢，一面在打呵欠。打了呵欠後，她說：

“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。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，你和琇兒同一個房子。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，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，是很精緻的，方便讀書。琇兒，你不帶璞姊到你們房裏去看看？”

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，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，那一邊纔是叔母的寢室。大廂後面有兩間小房子。其